

“活着”，别无选择 ——重读《鲜血梅花》

莫小英

(盐城工学院 研究生培养处,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余华《鲜血梅花》的解读历来有“寻找”说, 复仇说, 存在虚无说, 荒谬说等多种解读的意义, 相隔多年之后, 重读《鲜血梅花》, 循着梅花剑传说的演绎之路, 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客观, 将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无奈一一呈现于世人面前, 文本中成对人物及意象构筑起东方文化特有的二元传统, 令人沉溺进而反思。联系余华之后的创作, 《鲜血梅花》昭示了当下人的一条无可选择无可奈何的“现实”之路。

关键词:余华;《鲜血梅花》;文化传统;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1-0059-04

《兄弟》在文学冷漠的背景下成为纯文学中的畅销书, 相较起来, 多年前余华先锋作品《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所带来的震撼、激情和生气, 却是当下的文坛所少见的。在现实的道路中, 余华走向了用幽默的话语表达出“宽容的笑”和“机智的反讽”, 用精心叙述的故事掩藏了曾经折磨着他的内在心灵的体验。随着《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发表及其他先锋派作家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批判和叛逆和对文本实验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 这种激情在进入21世纪已再难恢复其大观。历史在前进, 人类也越来越懂得爱惜自己脆弱的生命, 以隐忍和智谋去谋求与社会的同一和身份认同; 在社会大话语中, 人们不再试图以大片的森林来换取一小块煤的沉积, 也不再相信鲜血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人更有知识也变得更加实际, 既然上帝都不存在, 那么活着也就成了硬道理, 这便是当下的一条无可选择的现实之路。和大家一样, 余华这样走着, 我们也在这条路上走着, 不知道这条“现实”的路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也许有人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或许我们也会像《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一样, 陷入迷茫和混乱的结局。然而, “活着”是我们当下唯一的现实,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一、《鲜血梅花》之梅花剑

余华的《鲜血梅花》写作于1989年, 讲述阮海阔为父报仇的故事, 一般认为是运用“戏拟”手法对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的颠覆。瘦弱不堪的阮海阔为十五年前父亲的死而踏上了江湖之路, 他既无报仇之力亦无报仇之恨, 为了母亲(或可说是父亲和武林)留给他的使命, 他多年来风尘仆仆寻觅仇人, 却又总在关键时刻忘掉自己的游走江湖的使命。最后, 阮海阔意外地发现在他的帮助下, 他的仇人已经被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杀死了。八十年代正是武侠小说大行其道之时, 这样怪异的武侠小说和阮海阔这样的武侠人士令许多读者迷茫不解。作者不断设置的悬念, 又以不经意的巧合和偶遇消解读者的疑虑, 在阴错阳差的寻找中不知不觉走向令人错愕的结局。最后阮海阔在回眸中看到的, 是自己的一生中的“莫名其妙地走上”、“再度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近”、“神秘地错开”、“无法走向对岸”、“却走向”^{[1]86}等一次次宿命的安排、无法理解的人生之路。

很显然余华想要说的宿命既不是一种吉人自有天相, 也非俄底浦斯式的命运无法抗拒; 也许该是冥冥之中的自然法则, 既发乎于个体的人又超然于物我之外, 既在前面指引道路又时而在关键

收稿日期: 2010-01-19

作者简介: 莫小英(1965-), 江苏大丰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欧美文学。

之处让你自己判断,黄昏、黎明、饥饿、情感,一切细微都可能在紧要关头影响你对自己的判断,在不知不觉中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选择于人至关重要,甚至有时重要到似无若有,就像处于无人指路的陌生路口。这就有了回首往事,总是会出现无数不解的“当初如果——也许是”这样的疑惑。阮海阔是如何陷入这一疑惑的旋涡的?我们先来看看“鲜血梅花”之剑。《鲜血梅花》文本对梅花剑的叙述共有5处。在第一节中有两处:

1. 有关梅花剑的传说:

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久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梅花剑几代相传,传至阮进武手中,已有七十九朵鲜血梅花。阮进武横行江湖二十年,在剑上增添二十朵梅花。梅花剑一旦出鞘,血光四射。^{[1]75}

2. 母亲将梅花剑交给已成人的儿子:

母亲的身影在这个虚幻的背景前移动,然后当年与父亲一起风流武林的梅花剑,像是河面上的一根树杆一样漂了过来。……(此处引文略)

母亲告诉他:剑上已有九十九朵鲜血梅花。她希望杀夫仇人的血能在这剑身上开放出一朵新鲜的梅花。^{[1]76}

3. 文本中间第四节,白雨潇与阮海阔不期而遇时,提到鲜血梅花剑:

白雨潇站在阮海阔身后,看到了插在他背后的梅花剑。黝黑的剑柄和作为背景波动的江水同时进入白雨潇的视野,勾起无数往事,……

渡船来到江心时,白雨潇询问阮海阔:“你背后的可是梅花剑?”……^{[1]81}

4. 第五节,阮海阔遇青云道长,又一次提到梅花剑:

(青云道长)“你身后的可是梅花剑?”

“是梅花剑。”^{[1]83}

5. 文本最后第八节,最后一次提到梅花剑,是白雨潇告诉阮海阔他的仇人已被人所杀:

阮海阔感到内心一片混乱。他看着白雨潇将梅花剑举到眼前,将剑从鞘内抽出。在亭外辉煌阳光的衬托下,他看到剑身上有九十九朵斑斑锈迹。^{[1]85}

文本由开始到结局的过程中,鲜血梅花剑由灿烂的神话,演变成为青云道长和白雨潇记忆中的往事,最后阮海阔眼中枯树枝般斑驳的铁器,那传说中的鲜血梅花剑已如悠久的传统一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它不再是激发人的力量之源,也永不再有圆满的结局,却仍然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瘦弱如阮海阔也只能背负着“被承继”的先辈的行囊去江湖漂泊。那背着梅花剑的阮海阔遇水即被阻,遇路就改道;而且,作者在这显然跟读者开了个玩笑,99+1是中国文化中的功德圆满,但是杀父的仇人却是两个,无论能否报仇,99和101的结果是一样的,这道题本就是无解。梅花剑的隐喻注定了其最后主人的无所作为,阮海阔也只能同这支剑一样不言不语,没有选择也就是他的选择,作为在他存在的那个“时间”里“活着”的表征。

二、《鲜血梅花》之人物

再来看看《鲜血梅花》中的人物,文本所涉及的人物虽然个性简单,却各有千秋独具特色。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除阮海阔有点特别,其他人物总是成对出现,在形象、性格、命运等方面互为对比、补充、映衬,而且这似乎也是余华小说的一个极其鲜明的特色,早的如《现实一种》,近的有《兄弟》。且在《鲜血梅花》中,成对人物在叙事功能上各司其职。

《鲜血梅花》中成对人物的出现首先来自于人物的命名。命名,是写人物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文本中在人物命名上体现成对特征的是:白雨潇与青云道长;胭脂女与黑针大侠;刘天与李冬。其中最后一对人物是在他人的对话中间接出现的,在文中只是一个成对语词的能指,是仇人的代名词。而白雨对青云,则是一对相互补充的人物,不但在字面意义上成对,青与白,云与雨,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在所指意义上来说,他们虽然在武林中最后分道扬镳且退出江湖,但其共有的特立独行的作风,游云野鹤般的性情,以及洞若观火的睿智,是同为一体的,他们共同作为鲜血梅花剑的历史见证,既亲身参与了这一历史的抒写,又仿佛与此毫无干系,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是一对极有神秘意义的人物,其隐喻义值得探讨。再看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在能指表面上是一组对立关系,男与女,刚与柔;“胭脂女是天下第二毒王,满身涂满了剧毒的花粉,一旦花粉洋溢开来,一丈之内的

人便中毒身亡”^{[1]79}，但她却生得“艳丽无比”，住在奇花异草芳香氤氲的地方；黑针大侠则是使暗器的一流高手，“暗器便是他的一头黑发，黑发一旦脱离头颅就坚硬如一根黑针”^{[1]79}，伴随他的生活的是村边一口被青苔包围的井和一棵榆树。他俩又与阮海阔组成了具有现实意味的强弱对比关系，他们的存在是如此强悍，却只与刘天、李冬相关联，这样的选择既荒谬至极而又现实至极（这一对武林人士似乎更像现代背景下的职业杀手）。

其次，成对人物的特征的表征是人物的身份，这一点与上述命名特征是略有交叉的。以阮海阔来看，这一身份可以分为父母、前辈、侠士和仇人。此处着重来看阮海阔的父母在文本中的功能。在文本中，父亲既是与儿子相对照的镜子，又与其妻互为补充。阮进武的形象是通过他的妻子的眼睛来看出的，他曾为一代武林宗师，有生之年年在祖传的梅花剑上平添20朵鲜血梅花，即便是死也显得悲壮无比；其后俏丽的妻子容颜尽失，一直没有走出过去的岁月，15年的忍受再不能延长，她明白了昔日的阮进武和无敌梅花剑一样再也不可能复活了，她用自焚结束了不堪的等待，留下的是对儿子的决绝之情。父亲的身份，母亲的嘱托，与梅花剑的传统一起共同构成了阮海阔的人生坐标的要素。作为儿子的阮海阔，其身份早已在出生中被传承被预定，他也许渴望有一双能够将梅花剑接过去的强壮的臂膀。可是，生活永远是出人意外的，他没有选择，即便是瘦弱无力，即便心中无仇无恨，也只能接过传统的担子。

正如拉康指出，人从一出生就陷入了一个“先已存在的能指的网”^[2]，这一能指的网也就是人所处的文化传统；人又总是以“他者”为镜像来塑造自己，以“他者”来审视自己。阮海阔早已在“他者”（指传统、父母）的视界中看到了自己行走江湖的临近，母亲之举剪断了他亲情联结的最后的脐带。就这样阮海阔走向了江湖“现实”之路。母亲不惜自焚，是要对他那无可救药的软弱的救赎？还是要强化他本就无能为力的复仇大志？抑或是对那复仇的结果根本就不存指望？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阮海阔无家可归了，他除了走上江湖，再没有别的去处。他和现代人一样，没有了可依赖和归宿的家。人类父母亲手造就的文化断送了子孙的幸福家园。

最后，人物的成对关系还体现在行动上。父亲的悲壮和母亲的决绝；白雨潇对阮海阔的视而

不见和青云道长不回答阮海阔的第三个问题；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对阮海阔的请求和他们行事的风格以及与阮海阔的行事风格的对比等等。

从叙事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根据在文本叙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成对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功能意义^[3]。1. 阮海阔的父亲母亲引起了故事，是报仇故事的起因。2. 青云道长和白雨潇作为见证，指出了仇人的方向，是故事的向导。3. 胭脂女和黑针大侠是故事的行动者。4. 刘天和李冬则是动作施为的对象。而作为主人公的阮海阔呢？故事为他而起，以他为线，却不由他来作结，在叙述中，故事慢慢地不知不觉中偏离了方向，最后这一主人公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成为无法主导自己故事的局外人。在这一事件中活着的阮海阔始终迷惑着，读者也被深深地迷惑了。这也许正是这篇小说的胜人之处。

三、《鲜血梅花》之意义

阮海阔行走于武林的乡镇集市，如同游走于回忆之城，并伺机抒写他作为历史的一分子，复仇是如此的遥远，行走的道路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他活着的方式。这种方式早为传统所赋予：寻找也好，报仇也好，都非他本心，确切地说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无从知道，他的使命早已被他者固定在“镜像”之中。在飘渺的江湖之上，阮海阔日复一日地行走，于是“行走”便成了一种无所选择的生活。当他得知仇敌已灭，没有高兴也没有伤心，行走的生涯已到尾声，留给他的“混乱”是唯一的感受。这种“混乱”究竟是什么呢？

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说：“我在1986年、1987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4]7}。看到井井有条的城市十字路口往往会因为一个意外车祸而秩序崩溃，对于置身于庞大的秩序系统中的安全，余华提出了怀疑质问，认识到世界是如此的不真实，“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4]8}。这种“混乱和暴力”的激情正是作者探索人类生命价值的原动力，演变到《鲜血梅花》时，心情已经渐趋平静，读者见到的是一个激情消失、不知何处是归处的阮海阔，而此时的作者也正站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他将转向现实的世界，以淡定和从容的话语讲叙福贵他们怎样地

“活着”的故事。

但是,阮海阔的“混乱”,是指向未来,那未知的将来,是没有目标又无从选择的将来。阮海阔的奇特经历,他身不由己的江湖生涯,从一开始就取消了他作为自我个体的选择的权利,传统决定并选择了他存在的方式,他早已失去了人的主体间性。他只能为复仇而活着,被江湖恩怨裹胁不由自主地往前,再往前,直到自我也即“他者”的使命完成。之后呢?当然也就只有“混乱”了。

《鲜血梅花》叙述的不只是阮海阔的漫无目标的行程,它先知般预述了中国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态。当西方的理性与非理性激烈斗争,作家们津津乐道于表现人的分裂时,东方人却还在为生存而作着艰苦的努力。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家长制,居以高位的上层统治者根本就无法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余华《活着》)面对生活,他们除了活着,别无选择。是以,为了活着,福贵将女儿送给别人去养,许三观一次次地卖血,而宋钢只得离开心爱的妻子去

海南推销丰乳膏。无所谓正义和道德,同虚构的武林一样,正义和道德是利用文化传统冠冕堂皇来遮掩其或名或利纷争的工具。即使在物质财富已经大大改善的今天,这样的无奈和辛酸并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今天,庞大的程式化教育造就了大量丧失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能力的个体,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劳动力被关注,作为一种工具被使用。

余华在《活着》中以一种悲壮来歌颂劳动者的忍耐和厚道:“‘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来自于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与其说这是一种美德,倒不如说更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一种无处选择之后的“知天乐命”。

《鲜血梅花》的写作处于八十年代先锋派的尾声,也是余华小说创作的转折点^[6],它预示着余华在即将来到的十年中的困惑和艰难,而且,现在看来,余华也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毕竟,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余华. 世纪60家——余华精选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75-86.
- [2] 陆扬. 精神分析文论[M]. 王岳川. 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45.
- [3]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2-73.
- [4] 余华. 虚伪的作品[M]. 吴义勤. 余华研究资料. 乙种.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 [5] 余华. 活着(韩文版自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4.
- [6] 吴义勤,刘永春. 先兆与前奏[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1):51-55.

“To Live”, No Escape ——Reinterpret Blood and Plum Blossoms

MO Xiao-ying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lots of interpretations on Yu Hua's Blood and Plum Blossoms, such as viewpoint of “seeking”, “revenge”, “existential vacuum”, and “absurd”. Years later, reinterpret this work associated with his subsequent products, people can find it shows the “actual” way which is inevitable and hopeless at that time.

Keywords: Yu Hua; Blood and Plum Blossoms; cultural tradition; realit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